

许昌的这些唐诗人物

□刘俊民

动画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一经公映，即吸粉无数。片中讲述了高适、李白等唐代诗人的故事，还贯穿了48首唐诗，对于传播诗歌文化，功莫大焉。

不过，该片在洛阳却遭到了质疑和抵制，因为原本历史上发生在洛阳的情节，被改换了地点。比如李白与杜甫明明是在洛阳相遇，影片中却成了长安；李白诗歌、裴晏剑舞和张旭草书并称“唐朝三绝”，“三绝合体”在东部洛阳，但导演在片中将其安排到了扬州。

眼看洛阳人搬经问典，“维权”未已，许昌人也不免要问：我们的唐诗故事、唐诗人物又有哪些？虽然眼前没有唐诗文化流失之虞，但借此机会，正可以梳理一番。

卢照邻

卢照邻（约635—约689）唐幽州范阳人，字升之，号幽忧子。高宗乾封初，出为益州新都尉。

卢照邻患有风痺之疾，居长安附近太白山中休养，因服用丹药中毒，手足致残。后来，他移居阳翟县具茨山下，买园数十亩，预筑坟墓，偃卧其中，作《释疾文》《五悲文》等自伤，复自投颍水而死。今具茨山中，犹有其墓留存。

卢照邻工诗文，与王勃、杨炯、骆宾王并称“王杨卢骆”，后人又称“初唐四杰”。“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。”这是卢照邻传颂最广的名句，出自《长安古意》。

写在具茨山中的《释疾文》，附

有三首诗歌，可以概见作者对天人关系、个体命运的深沉思索。

岁将暮兮欢不再，时已晚兮忧来多。东郊绝此麒麟笔，西山秘此凤凰柯。死去死去今如此，生兮生兮奈汝何。

茨山有薇兮颍水有游，夷为柏兮秋实有实。叔为柳兮春向飞，倏尔而笑，泛沧浪兮不归。

岁去忧来兮东流水，地久天长兮人共死。明镜羞窥兮向十年，骏马停驱兮几千里。麟兮凤兮，自古吞恨无已！

殷遥

殷遥这个名字，诗歌爱好者会略感陌生。他是润州句容人，后来移居许州之西，具体位置不得而知。储光羲诗句中，曾这样描写殷遥居处：

笠住苦贫贱，为客少田园。膏腴不可求，乃在许西偏。四邻尽桑柘，咫尺开墙垣。内艰未及虞，形影随化迁。茅茨俯苫盖，双檠两楹间。时闻孤女号，迴出陌与阡。慈乌乱飞鸣，猛兽亦以踰……

殷遥回归诗云“归心静对蛩飞月，远梦长惊角满楼”，寄寓着对家园的眷爱。

他历官校书郎、忠王府曹参军，约卒于玄宗天宝初（742），时方壮年。王维、储光羲有诗致哀。王维诗云：“埋骨白云长已矣，空余流水向人间。”储光羲云：“游道虽未深，举世莫能贤。”

王维有“诗佛”之称，储光羲为田园诗妙手。能被二人引为知己，

足见殷遥的造诣与声望。

萧颖士

萧颖士（717—759），字茂挺，萧梁宗室后裔，颍川（今河南许昌）人。玄宗开元二十三年（740）进士，天宝初补秘书正字，名闻天下，号萧夫子。萧颖士的籍贯有些争议，“许昌说”为其一，兹不赘述。

因忤李林甫，萧颖士一度罢官，后调任河南参军事。安史之乱中，客死于汝南旅舍。

某年冬月，萧颖士曾接受许州知州宴请。门人有诗记盛，序言中称“夫子问津颖上”。问津者，探路也。则此时的萧颖士，俨然已是许昌客人。

薛能

晚唐诗坛，薛能为一时领袖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。因死于许州任上，后人呼为“薛许州”“薛许昌”，其诗集也被命名为《许昌集》。

“雨泣烟愁描不就，更何人继许昌诗？”（清·严遂成句）历代诗歌中，以“许昌”指代薛能。可以说，他是许昌诗歌文化的代言人。

薛能（817—880），唐汾州人，字大拙。武宗会昌六年进士第。懿宗咸通中摄嘉州刺史，历工部尚书、节度徐州，徙忠武军（许州）。僖宗广明元年（880），因处事失当引发叛乱，薛能被部将驱逐，死于刀兵。

北宋时期，因审美风尚的改变，对薛能明快诗风的崇尚与模仿渐渐止息。但他留下的诗句与典故，仍被长久传颂。对于许昌文化

来说，薛能诗歌中的许昌印迹，弥足珍贵。

“游人莫觅杯盘分，此地才应聚德星。”他留下了德星亭最早的诗歌意象。

“纤腰舞尽春杨柳，未有侬家一首诗。”他把《杨柳枝》乐府推向了新的境界。

李崇嗣

李崇嗣，字福业，武后时任奉宸府主簿。圣历（698—700）年间，曾奉敕修书。又曾任许州参军，与陈子昂交游。

“岁去红颜尽，愁来白发新。今朝开镜匣，疑是别逢人。”短短二十字，写尽了人生易老，青春不再的感慨。

他与陈子昂交游密切。至今陈子昂诗集中，犹存写给李参军的三首诗作。“言从天上落，乃是地仙人。”得到这样赞誉的人，不知如何洒脱。

耿漳

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耿漳的许昌生活，沉郁拘谨。

耿漳，字洪源，河东（今山西省永济县西）人。广德元年（763）进士及第，为周至县尉。大历中，入朝为左拾遗。因受政局影响，耿漳由左拾遗任许州司法参军。时间约在大历十四年（766）冬，品秩从从八品下降为从七品下，因京官外任，仍视为贬谪，任期约七年。

“故人高步云衢上，肯念前程杳末期。”在许昌期间，耿漳留下了多篇诗作，内容多为陈诉身世、请

求奥援。

耿漳诗以清淡质朴见长，不深雕琢，而风格自胜。他的诗中有种莫名的感伤，世风衰微，个体犹如秋叶飘零。

崔泰之

崔泰之（667—723），唐许州郾陵人。官至工部尚书，封清河郡公。吾族白眉良，才华动洛阳。观光初入仕，应宿始为郎。飞萤玩书籍，白凤吐文章。海卿逾往雅，河尹冠前张。择材绥郾郢，殊化被江湖……

崔泰之出自“崔氏十房”之一的许州郾陵房，提及家世，满是自豪。

“崔氏出自姜姓，齐丁公伋嫡子让国叔乙，食采于崔，遂为崔氏。”后魏时，崔或居郾陵，为崔氏郾陵房始祖。或曾孙世枢，即崔泰之曾祖，于隋末唐初活跃于郾陵一带，任洧州刺史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崔姓是汉代至唐代间的高门巨姓，有着深远的影响。仅在唐朝，就出了27位崔姓宰相。

为何不谈王建

提起许昌籍的唐代诗人，宫体诗代表作者王建广为为人知。

王建是许昌历史文化的骄傲，但他自幼生活在外地，存世诗歌中鲜见颍川景象。寻找许昌诗歌故事的话，暂且只好略过。

许昌的唐诗故事精彩纷呈，以上所列，不足形容其万一。聊献菲薄，尚希教正。

一顶草帽过夏天

□周天红

一顶草帽，看着普通，却是儿时乡村夏日寸步难离的物件。

那时候的乡村，电才通上，好多人家还点着油灯，至于空调电风扇电冰箱之类的货，是方的圆的高的矮的，见都没见过。草帽可就派上大用场了。草帽的用途大着呢，可戴可垫还可以扇凉风。高坡上干活干累了，找个阴凉的地方，随手把草帽从头上取下来，垫着坐，歇口气，方便。要是坐着还热，赶紧从屁股底下取出来，摇着扇风，凉快多了。当然，大多时候，草帽是顶着遮太阳的。乡下人干活，茄子一行，辣椒一行，都是顶着太阳干的。扯杂草，铲农家肥，挑麦子玉米稻谷，哪样都得顶着太阳干。不顶着太阳，等天阴或是下雨，你那庄稼活，说不定一样都干不成。说到那挑麦子挑玉米挑谷子，要是顶着太阳忙活，就麻烦大了。要是天气阴或是下雨，晒不干，变霉变烂或是出秧子了，一季收成就打打水漂。

顶着太阳干活，那是夏天必不可少的事。草帽，就成了夏天乡村人家的喜爱之物。草帽普通，但也是来之不易的。说白了，要花钱买呀。说到钱，谁都知道，不好挣。村子里，只有村西头刘三斤刘三叔能编草帽。刘三叔编草帽的手艺，是跟他爹学的。早些年，刘三叔的爹在一个窑厂里干活，受了内伤，干不得重活。后来，刘三叔的爹回到家里，倒是把编草帽的手艺琢磨透了。刘三叔从小就跟着他爹学编草帽。草帽是用什么编制而成的呢？那就是就地取材，用的全是麦秆。村子里，哪家哪户没种几亩地的小麦，那都不是勤劳人家。收了麦子，麦秆大多用来当烧柴点火的杂物。刘三叔家可把麦秆看得重。麦田收尽时，麦秆一捆一捆地挑回家，全堆在后院的柴棚子里。麦秆一根一根去了叶呀皮呀根呀什么的，打整得干干净净，金黄金黄的。麦秆收拾好，再一根一根放在一个老磨盘上压

扁平，那就是编草帽的基础材料。

编草帽可是个细致活。一根一根麦秆在刘三叔的手里，左转右转上翻下翻再翻来转去，那三根指头宽的麦带子就出来了。一根一根的麦带子一圈一圈地缝上，看着看着，一顶草帽就成了。这时的草帽只是个雏形呢。一剪子一剪子剪着那些麦秆头子，再精心整整型，涂上一层桐子油，拿到太阳下晒晒，油亮发光，漂亮得很。要是想再漂亮一些，用毛笔沾着花花绿绿的染料，雕花绣朵，山水云雾，花鸟虫鱼，人物建筑，这哪里是一顶草帽哟，就是一件艺术品。刘三叔说，什么艺术品哟，只要戴着能遮挡太阳，就是好东西。村子里，刘三叔是第一个去15公里外的学校读过高中的。虽然高中没有毕业就回家了，但刘三叔脑子里的东东西西，还是藏了不少。一顶草帽在刘三叔的手里，就能玩出花来。

刘三叔的爹在村里村外可收过不少编草帽的徒弟。用村里人的话说，三百六十行，编草帽也算是一行。编草帽也得拜师学艺。师父领进门，学艺在个人。前前后后，刘三叔他爹收了十七八个徒弟，除了刘三叔外，都没有学成器的。学编草帽，有什么成不成器的？好些个，要么是看着好奇；好些个，要是是实在找不着学什么了，勉强上门学学。村里人还有句俗话，“为人不学艺，挑断扁担棍。”意思是说，你不学一门手艺，就只有挑扁担玩笨活。学编草帽也是一行手艺，学了总比不学好。刘三叔学编草帽，那是学成了的。白合场离村子口4公里。逢白合场赶乡场的日子，刘三叔大清早起来，挑着一挑草帽径直就去了白合场。用不了小半天的工夫，刘三叔的一挑草帽准能卖完。家里的油盐酱醋、人情往来等小开支，足够了。

夏天的乡下，哪家哪户离得开草帽呢？坡上干活，下雨挡雨，路边林子下歇凉，就是干累了干困了，走进后山歇口气，也得靠草帽垫着屁股或是

后背。顶着太阳戴着草帽干活，走进阴凉地方歇脚，手里拿着草帽只扇风。当然，也有人家节约的。一顶草帽都戴得掉圈子了，还戴着。實在是戴不得了，就把那草帽圈子取了，只戴个帽顶子，心里感觉也凉快。在乡下，要是你草帽都买不起一顶新的，那就是一个夏天的笑话。后山半坡上的赵老六，人勤快，心耿直，爱琢磨庄稼活。可是，那年，村子里的媒婆王二娘给他介绍姑娘上门相亲。那姑娘，远远一眼看着赵老六从地里回来，戴着那烂草帽就只余下草帽顶了，转身就走。姑娘说，家里再穷，既然是相亲，草帽该戴顶好的呀。后来，真得感谢王二娘那张天生能吃婆婆饭的嘴。要不，那姑娘能不能成今天的赵六娘，就难说了。

一个夏天，一顶草帽戴在头顶，心里踏实。有雨挡雨，有风遮风，有太阳顶太阳，再热，心里凉爽就安逸。靠着编草帽，刘三叔心里更是爽。这些年干下来，刘三叔把编草帽的事琢磨得透透的。刘三叔去洞子场拉回了编草帽机。一家人都围着那台机器打转转。收了麦子，刘三叔就收麦秆。大捆小捆的，一个后院的三四个柴棚子都堆满了。刘三叔把麦秆琢磨成草帽，再在草帽上琢磨出各色各类图案。村里人说，刘三叔编的草帽，那不是顶太阳的，那是顶风景的。不要说白合场那地界了，就是好多城里人，开着大车小车进到村子里，就只为收购刘三叔编的草帽。一顶草帽，引来了一个村子的热闹。

天上的云呀，房上的烟呀，溪上的草呀，桥边的鸭呀，妹妹的花衣裳呀，戴着刘三叔编织的草帽，就能看着满山遍野的风景。一个夏天，就凉爽多了。

好多时候，站在城市的路口，听着风吹来天边的消息，我知道，好多东西都就住在自己的记忆里。因为时间，我们在世界的另一头遇见；因为时间，我们遇见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。哪怕是一顶草帽或一阵凉风。



一窗世界 吕超峰摄

父亲的大水壶

□段小华

父亲有个黑色的大水壶，黑色的漆肆意脱落，露出锃亮的不锈钢。也不知道水壶遭遇过什么，壶底早已凹凸不平。

这个水壶是15年前母亲给父亲买的。当年，父亲跟着乡亲们去外地打工，母亲花了30元钱买了这个保温水壶。那时候，30元钱可以买2.5公斤肉，再加上保温水壶是个新鲜的物件，父亲格外珍惜。

父亲每次去工地上挑砖，都会带上这个大水壶。他会提前放入母亲为他准备的家乡茶，将茶水泡好。那时候，通信不方便，父亲每周只能打一次电话报平安。母亲总会在电话里问起父亲是否喝完了壶里的水，当父亲回应喝完了的时候，母亲就会格外满足。原来，这水壶里藏着母亲对父亲的牵挂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水壶伴着父亲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工地，父亲在工地上挣到的钱越来越多，家里没有那么拮据

了。本以为一切都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，可天有不测之风云，父亲居然得了肝癌。

母亲得知父亲患病后，二话不说，去外地接回了父亲。父亲回来了，父亲的大水壶也回来了。母亲四处奔走，向亲戚朋友借了5万元钱就去省城给父亲治病。父亲去省城的时候，还不忘带上他的水壶……

母亲收拾父亲的遗物时，这个黑色的水壶进入了她的视线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水壶原本乌黑透亮的油漆脱落了不少，它藏在桌角，像个孤零零的孩子。母亲一把抱起大水壶，眼角流下了热泪，一滴一滴，怎么也擦不完。

父亲过世后，母亲也去外地打工了，她离开老家的时候，也像父亲一样带上了大水壶。大水壶陪伴着母亲走过一条小路，走过人世间的风风雨雨。而今，母亲不需要再去打工，可她仍旧把大水壶带在身边。大水壶已变得陈旧、斑驳，可它承载着母亲对父亲深沉的思念。

总第一四六九期



庸常生活最可亲

□王国梁

文友城子为了创作，租了郊区的一间平房，有空就从家逃出来，躲到出租屋写小说。

他说：“写作跟别的东西不一样，必须有一个纯净的创作环境。我在家听着老婆的唠叨、儿子的哭声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别说写作，待久了都要疯掉。还有在单位，充满了蝇头小利的算计，到处是俗不可耐之辈。我租房子不光是因为写作，还为了摆脱庸常，要不然人就废了。不给自己一个纯粹安静的空间，心灵如何保持鲜活？就说梭罗吧，如果不去瓦尔登湖过隐居生活，如何写出《瓦尔登湖》？其实有不少作家，都喜欢带着书去山中修行。”

我不认同城子的观点。我以为庸常生活不仅不应该被鄙弃，反而应该满怀热情地融入其中。无论创作还是生活，庸常是最真实朴素的滋味。妻子的唠叨，孩子的哭闹，柴米油盐的庸俗，一地鸡毛的琐碎，同事之间的“内卷”，俗世之中的无奈，这些几乎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。但正是因为庸常生活，才让我们真正感觉到活着的意义。我们像鱼一样在庸常生活中游弋，感受到一幅壮阔而生动的生活长卷。如果长时间在与世隔绝的真空地带，会越来越贫乏和空洞的。

我也是一名写作者，我的写作灵感主要来源于生活和读书。相比较来说，生活比读书更能激发我的写作热情。书籍毕竟跟我隔着一定的距离，而生活切切实实就在身边。我感受生活，用文字表现生活，思维形成了良性循环。

有时感到灵感枯竭的时候，我会刻意让自己在生活的尘烟中浸染一番。我去菜市场走一走，看看新鲜水灵的蔬菜，闻一闻鱼摊上带着水汽的腥味，听一听卖猪肉的中年男人的吆喝声，一种安稳和幸福的感觉就会从心底溢出来。我还会跟楼下退休的大爷们一起聊聊天儿，打打扑克，听他们说着张三或者李四的故事。有时我会在小公园里看两位老者下棋，他们周围有不少人在围观。大家才不在乎什么“观棋不语真君子”，七嘴八舌地在旁边指点江山，难免发生一些口舌之争，不过很快就一笑泯恩仇。有时我会跟朋友们小聚，在热闹的餐厅或者小吃店品尝种种滋味。凡尘可近，烟火可亲。凡夫俗子的幸福，就是把握每一份庸常的幸福。庸常生活是源头活水，给我太多的营养。融入庸常生活，我永远不担心自己没有东西可写。所有的写作，应该都是从庸常生活中来的。文字是生活开出的花，如果没有生活的土壤，花开何来？

不说写作，从生活的角度来说，庸常的日子也带给我充实和丰盈的感觉。生活酸酸苦辣，人生悲欢离合，都是平淡平凡甚至平庸的日子赐予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生活的本质就是平庸。没有那么多超凡脱俗，在庸常的生活中喜怒哀乐就是生命的本来面貌。每天早上，我随着人群在城市的街巷里兜兜转转，奔向自己的目的地。我觉得自己像是水滴，只有融入人群才不会干涸。人海茫茫，众生芸芸，天底下有这么多跟我一样的人，过着庸常的日子，享受着庸常的快乐。生而为人，的幸福，不正是如此吗？

庸常生活最可亲，平淡人生最是真。这个世界没有世外桃源，即使有，也无法安放一颗逃离的心。